

新註

元明史表

三

182
19

東 京 圖 書 館

| | | | | |
|---|---|---|---|---|
| 四 | 三 | 一 | 雜 | 和 |
| 冊 | 號 | 函 | 史 | 書 |
| | | | 類 | 門 |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三

日本 讚岐 後藤世鈞 編次

平安 藤原正臣 增補

明中

孝宗敬皇帝名祐檜憲宗第三子補九月言官

劾李汝省及其黨鄧常息趙玉芝梁芳等諸不

法事下李汝省梁芳於獄其黨俱謫戍邊汝省

尋死於獄中補妖僧繼曉發原籍為民尋伏誅

○十月有星變庶吉士鄒智言陽不能制陰之

平安嚴垣
其暉校訂
標記

票已增補元月各卷三

孝宗帝

萬安 小人 王恕 君子

多戀戀官位之情多也三台星名魁下六星兩而而比曰三台象三公也

邱濟 上大 學衍 義補 弘治 元年

籍泰皆切籍之為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

象如萬安等小人也。而據內閣宜退之。王恕等君子也。而謫外方。宜進之。疏上。乃退安而進恕。安臨退。多戀不能釋。及之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恥如此。時有御史阿事萬安。安陽痿其人。具藥洗之。世稱洗馬御史云。補帝於官中皆論房中術。末署曰臣安進。帝令太監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為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聲。黜後未幾而死。○十一月。禮部侍郎邱濟上大學衍義補。帝嘉之。進秩尚書。補弘治元年二月。帝耕籍田。禮畢。宴群臣。教坊以雜伎進。御史馬文外厲

謂之籍田

嚙音權

盈乃帶切

鑛音候

弘治 二年

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斥去之。嗣後每歲仲春行之。補起用中書舍人丁幾。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教毓。李文祥等五人。並嘗以言事。遠謫南京吏部主事儲嚙。惜其才。薦舉從之。○三月。帝御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宴。帝皆稱老先生。不名。自後以為常。○二年二月。監察御史湯鼐以論事謫戍。鄒智連坐之。大理寺評事夏鑛疏救曰。言者之得罪。則言者之幸。而主上之不幸也。願陛下自為地。疏入不報。

弘治三年

設預備倉

弘治四年

遂乞歸。補三年三月。令天下設預備倉。每十里積粟萬石。及數為稱職。過者旌擢。不及者罰之。府州縣及軍衛官。視此外黜。補四年八月。罷刑部尚書何喬新。喬新執法不阿。每重王恕。輕劉吉。吉啣之。嗾御史鄒魯劾喬新通賂。鞠治無實。遂乞休去。補九月。劉吉罷時。帝欲封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兩太后家子弟。乃可。其實欲稽遲以俟。賄帝惡其專權。使中官諷令致仕。吉與萬安在內閣。貪濁橫恣。及安既去。吉

稽止也

弘治五年

弘治六年

當國專政。與王恕不合。恕有所行。吉必沮之。恕憤。吉沮抑。屢疏求退。人皆知恕為吉所媚嫉。畏其威權。不敢言。唯太監懷恩在內。知恕之賢。每救之。吉於是罷。人皆快之。補五年十一月。停納粟上官例。尚書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餉。當時無納粟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年來。以此例為長策。人既以財進身。欲其砥廉隅。為循吏。豈可得也。帝即命止之。補六年閏五月。吏部尚書王恕罷。

許音結攻發人之陰私也

哈密

嚙當作襟襟領也

先是恕與邱濬同階太子太保恕長六卿位濬上及濬入閣恕弗讓也濬不悅太醫院判劉文泰與濬素往來亦銜恕因許奏恕變亂選法恕遂稱疾罷歸補十月勅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經理哈密哈密漢西域唐伊州地也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火州為諸胡要路元封宗室勿納失里為威武王居之永樂初遣使招諭遂入貢詔封其子脫脫為忠順王即其地置哈密衛令為西域之喉嚙以通諸番之朝貢而忠

弘治七年

順王再傳及孛羅帖木兒天順末見殺無嗣王母理國事以其外甥罕慎為都督時土魯番甚強盛其酋阿力自稱速檀乘機襲破哈密城罕慎逃居肅州十年復哈密還故土帝即位封罕慎為忠順王時土魯番阿力已死其子阿黑麻陽與罕慎結婚誘殺之復據哈密遣使入貢請代領西域職貢朝廷不許詔封元裔陝巴為忠順王欲以鎮定諸番阿黑麻大怒率兵襲之執陝巴去事聞乃命張海侯謙等往經理補七年

泗水名。瀆水注滄處也。斗門水門也。

方法也。略策也。

弘治八年復哈密

七月命工部侍郎徐賈經理蕪杭水利賈上言東南財賦所出而水患為多永樂初命夏原吉濬治未克施工逮今九十餘年港浦愈塞臣相度地勢治之乃修濬河涇港瀆湖塘斗門堤岸百三十有五所役夫二十餘萬東南水患少衰補八年十二月復哈密先是命張海等經理無功還阿黑麻益驕肆僭稱可汗侵沙州迫罕東諸部附已兵部尚書馬文外聞之曰是可襲而執也以指揮楊義熟番情召詢方略調罕東諸番

弘治十年

兵命巡撫御史許進副將彭清等往討阿黑麻守將牙蘭宵遁後二年土魯番以陝巴來歸仍命為忠順王鎮哈密補十年三月帝御經筵畢召內閣臣徐溥等於文華殿議政出各司題奏面裁決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無疑滯每顧問必稱先生自天順末至今三十餘年召內閣不過數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後以為常補五月韃靼小王子寇潮河川指揮劉銀等戰死補六月命戶部侍郎劉大夏督理北邊軍餉大夏

卒求也

簡禁兵

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為私利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乃得告以故中官武臣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無所牟利不兩月儲積充羨補十月簡閱禁兵馬文外疏言洪武初法漢制南北軍禁衛征討各有所掌置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為禁兵即古之南軍也其他衛屬五府即古之北軍也永樂

弘治十一年

何孟春折熊字

宣宣府契大同也

中增設十一衛又選精壯數千人屬御馬監更番上直近年禁兵廢弛請勅大臣揀選操練令更番直各門從之補十一年七月總制二邊軍務王越襲韃靼之小王子於賀蘭山破之先是小王子自稱太元大可汗奉書朝廷方務優容許之自是往來套中出沒為寇諸虜相倚日強遼東宣大延綏俱被殘乃詔越討之越分兵三路進擊敗之○十月有熊入城郎中何孟春曰熊於字為能火當有火災未幾乾清宮火人大

奇之補太監李廣以符錄禱祀獲寵任權傾中外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亭成幼公主殤宮復災日者謂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后恚甚廣懼飲藥死帝疑廣有異書即其家索之得賄簿多文武大臣名餽黃白米各百千石帝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帝怒下法司按問諸臣皆懼編修羅玘上言曰文武官賄廣求進廉恥掃地今一旦暴白恐生慢易廉恥愈衰乞密諭賄廣者引退或以他

弘治十二年十月四年

地震地決湧水

竅詰吊切
穴也

事黜之庶可消已成之黨絕未起之禍章下所補十二年四月虜酋火節入寇大同命平江伯陳銳充總兵官禦之補十三年六月火節復寇大同陳銳等無功以保國公朱暉代之益兵往禦比暉至寇已退乃還○十四年正月陝西地震如雷民房震倒五千餘間男婦死者甚眾又遍地決破眼竅湧水甚者決開水出成河馬文升上言地乃靜物動則失常此臣不承君夷狄不承中國之兆也乞廣言路明國法以仰答

弘治十五年 十六年

貼音帖粘置也

天譴疏入輒從○右僉都御史陳壽以敗北虜當封或請註子弟於戰籍中受爵壽曰吾子弟不諳弓馬不許時論高之補四月火節及小王子連兵入寇朱暉帥師禦之無功虜入固原寧夏境殺掠勢甚猖獗京師戒嚴既而虜引去○十五年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上軍政十弊帝嘉納之一日有造謗言貼於宮門誣大夏帝曰宮門豈外人可到此必內奴所為也○十六年五月帝召劉大夏語曰今後凡有疑事卿可寫

弘治十七年 克己省身學之大關鍵 弘治十八年

唐安樂公主依勢用事請謁受賂降墨勅除官斜封付中書時謂之斜封官墨勅無朱印也邁亦老也寒具衾被之類也

揭帖密進大夏曰不可是即前代斜封墨救之弊也陛下所行宜遠法帝主公是公非與眾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萬一匪人冒居要職害可勝道哉帝稱善○十七年御史陳茂烈以母老邁乞終歸養帝憫其情許之茂烈少喪父甚貧嘗在途以乏寒具幾死為御史袍服素朴騎一牝馬嘗曰善學聖人者莫若顏曾顏之克己曾之省身學之大關鍵也乃作省克錄以自考○十八年三月戶部主事

年李夢陽言二病三害六漸

李夢陽疏言天下為病者一為害者二為漸

者六中有及張后弟者后恨之帝雖嘉其言不

得已下之獄既而釋之補後劉大夏被召便殿

若何大夏頓首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聖德如天地帝曰夢陽本內事關賊曉且言語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朕試問左右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致死以快宮中之忿使朕受殺直臣之名朕所以即釋復職大夏頓首謝曰陛下

行此一事嘉五月帝不豫及大漸召內閣臣

輔導辛苦朕備知之東宮年幼好逸樂先生輩

當教之讀書輔導成德健等獻歡受命翼日帝

崩皇太子即位

武宗穆皇帝名厚照孝宗長子補帝初在東宮

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邱聚

高鳳俱用事時稱八虎○正德元年時內使劉

瑾用事特甚日於宮中導帝弓馬鷹犬為樂而

國事日非劉健謝遷戶部尚書韓文戶部郎中

李夢陽等疏論八黨之罪乞正典刑帝不得已

允之瑾等趨帝前環跪哭訴日臣下敢行誅上

正德元年內使劉瑾用事夢陽論八黨之黨也

八黨八虎之黨也

武宗帝

大權入理

李東陽歛

也。褫音 equal 奪

者由司禮監無人也有則人不敢言矣帝怒立命瑾掌司禮監自是大權盡入瑾手勢傾中外莫敢誰何○劉瑾既得志遂以事褫韓文職劉健謝遷劉大夏等乞歸允李東陽祖錢於道獻欬泣下健正色曰何用泣為當曰出一語今日亦得歸矣東陽默然補健等前閣議時健嘗推東陽與瑾有舊不出一語既而劉謝皆去位東陽獨被眷留故健言如是○補劉瑾杖謫諸臣之請留健遷者瑾每奏事必偵帝為戲弄時帝厭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

二年逆瑾下王守仁於獄

類俯也。字彙。視音以寄也。捉也。又魚列坂音尊。捨聚俗作捏。案捏音猶言矯詔也。

此遂專決不復白於私第批答章奏李東陽等類首而已○十一月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奏火星入帝座勸帝預防瑾怒捏旨謫戍在道死中外冤之○二年正月劉瑾捏旨下王守仁等獄杖之幾死尋謫守仁貴州龍場驛丞補三月劉健謝遷雖既去劉瑾憾不已矯詔列健遷及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戴珊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等五十二人為奸黨榜示朝堂○黃河清慶雲見於軫蓋湖廣之分野也

○吏部尚書許進以忤劉瑾落職進八子三尚

六登第父子翰林學士張芮修撰何塘見瑾長

獾狡也給口給也給

揖不跪坐謫時論壯之補劉瑾獾給頗通古今

常慕王振之為人性貪酷內揣合帝意外日以

深文與大學士焦芳劉宇等矯詔誅斥諸臣朝

廷正人一空莫敢進言者帝喜謂瑾可委任矣

瑾又素猜忌同列有奏事亦必沮抑之為不可

有忤者皆罪之同列亦不能平○三年六月遺

塚階上也也

空名書於塚備陳劉瑾罪狀瑾輟之無肯承者

三年

乃執朝士三百餘人令悉出午門跪聽處分時

酷暑暴烈日中仆死者十餘人李東陽曰此必

一人陰謀朝臣豈盡知之瑾亦廉知其同類所

為乃釋補逮前戶部尚書韓文下獄罰米放歸

劉瑾憾文不已乃以戶部廣東司失金幣冊捏

旨下獄監禁數月罰米千石家產不能償皆稱

貸以給○捏旨囚致仕尚書劉大夏至京下獄

尋戍肅州初大夏以鎮守中官董讓等貪殘請

按治帝不用致仕歸劉瑾與大學士焦芳譖於

帝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會田州岑猛叛

遂謂大夏前為巡撫時激變下獄論死都御史

屠浦持不可瑾嫚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乃戍

肅州大夏就道京師焚香携饑泣餞所至為之

罷市後大夏卒人稱曰通達國體如陸贄質直

不阿如汲黯廉潔不私如包拯忠誠懇切如司

馬光又曰憂民如有疾見容若無官○四年四

川劉烈陝西藍廷瑞鄆本恕廖惠霸州劉六劉

七等賊各聚一方稱王時草寇竊發補五年三

月以洪鐘總制川陝河南鄖陽軍務征流賊鐘

與永順土司彭世麟以計禽廷瑞本恕斬之大

破其軍廖惠逸去轉掠兩川○四月慶府安化

王寘鏞反以誅劉瑾為名京師大震遊擊將軍

仇鉞討平之寘鏞慶靖王曾孫也與其黨周

怨其黨孫景文謂寘鏞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

時矣寘鏞乃殺東及巡撫總兵官遂舉兵反詔

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清總制軍蔣以太監張永

以兵討之先是仇鉞屯玉泉營寘鏞召之鉞謬

昂就鉞問計鉞方呻吟伏卒將起殺昂乃○

摩要云瑾 詞大夏家 實貪乃坐 戍極邊 鎰音葉 餉也 唐陸贄字 敬輿漢汲 黯字長孺 宋包拯字 希仁宋司 馬光字君 實 通紀云逆 瑾誅大夏 自甘肅放 還道蒙 詔復前職

致仕還家 遺疾卒年 八十一謚 忠宣 寘音至鏞 爭艱切

逆瑾伏誅

誅瑾出於楊一清之謀成於張永之手詳見一清本傳馬端臨曰凌遲者先斬其支體次斷其吭

八月內使張永與劉瑾爭權勢不相下遂隙因寇兵四起言於帝曰皆瑾激成也今瑾不自安陰謀不軌陛下宜早擒之帝猶豫永曰少遲我輩蕪粉矣帝乃就夜擒之坐以謀逆凌遲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啖之藉其家金銀五千餘萬寶貝無算其黨焦芳等並褫職補瑾流毒五年變吏兵二部選法將官又以事籍沒大臣家收其妻孥日夜簡括天下庫藏添設巡捕巡鹽官四出誅求諸邊屯田賦稅以肥私家海內騷然以有實錄之變補而卒及於禍從來宦官之橫未有過此者李東陽奏旬月之間實錄劉瑾之二難悉平皆

陳壽清廉

果及部錄於東

止唯也

大監張永等之功於是封張永兄張富為泰安伯弟張容為安定伯其他內臣兄弟得封者多矣補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印時劉瑾雖誅而權柄猶在內臣魏彬馬永成等擅執朝政賞罰不正兩河南北楚蜀盜遂起○尙書陳壽卒貧無殮資親戚助之語曰居官廉雖大臣無餘積壽之謂歟○許逵為樂陵令先是民殘於賊逵令各起高墻過於簷止開一竇竇容一人賊至則閉或伏刃待之賊兵火無所施且間出奇兵擊之民賴以全○

帝好佛號大慶法王

江西盜賊蜂起

帝方好佛。自號大慶法王。時降旨亦書法王名號。外廷無敢諫者。禮部尚書傅珪性鯁直。佯不知。執奏曰。大慶法王何為者。敢與至尊並大不軌。當誅。帝亦弗問。其後帝習鞞韃語。自名忽必烈。習回回語。自名妙吉。教爛。習番僧語。自名領古班丹。補六年二月。江西諸郡盜賊蜂起。撫州有東鄉賊。南昌有姚源賊。瑞州有萃林賊。贛州有大帽賊。官軍屢戰失利。於是召左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軍務。發兵征之。金調廣西狼土兵進討。半歲間俘斬二萬七千餘人。立東

鄉萬年二縣。招降人居之。然土兵貪殘嗜殺。剽掠甚於賊。金方倚其力不為禁。土民深怨焉。○七月。霸州流賊劉六劉七劫掠畿內州縣。擁眾北向。京師戒嚴。先是文安盜張茂交通內官為姦。劉六劉七等附之。後茂為官軍所獲。劉六劉七自首伏詔。貫死。捕賊自贖。尋叛去。聚眾剽劫。旬日間眾至數千。至今年賊勢甚熾。殘破州縣。命惠安伯張偉。右都御史馬中錫討之。無功。以兵部侍郎陸完代。完屢奏捷。太監谷大用等謂

也。音世。實剽劫也。劫切同。

賊即可平。冀邀封賞。與伏兔伯毛銳師京軍往討。駐臨清。與賊交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算。徵回京師矣。凡自畿輔迄江淮楚蜀。羣盜縱橫。陷山東七十餘城。道路梗絕。明年命咸寧伯仇鉞副都御史彭澤討之。劉六奔夏口。劉七自大江下。孟漬奔保狼山。官軍分道擊之。劉六等為官軍所敗。八月。遁走至通州。狼山遇颶風。舟覆。賊盡藏焉。

七年

八年

王魯 番據 哈密

十七人補大同遊擊江彬。有寵于帝。因謂邊軍驍悍。勝京軍。請互調操練。於是調大同宣府遼東延綏四鎮兵入京師。號外四家軍。彬兼統之。帝別領羣閹善射者為一軍。與彬等晨夕馳逐。甲光照官苑。呼譟聲達九門。補八年正月。召陳金還。以右副都御史俞諫代之。初。陳金破江西賊。其降眾乘間遁。轉掠徽州。衢州。餘眾復集。至是以俞諫代金。明年連破賊於貴溪。平之。補八月。土魯番據哈密。先是忠順王陝巴死。子速壇

年十二

漢書注云。噍食也。如淳曰。類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六科給事中。及十三道御史。謂之科道。蓋諫官也。

拜牙郎立。淫酗不道。屬夷謀害之。至是走歸土魯番。其主速壇滿速兒據之。○九年二月。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許之。費宏曰。苟遂其請。吾江西無噍類矣。力阻之。不允。江西副使胡世寧上言。寧府有異謀。寧王恨之。遂賂內使中以危法。論死。賴科道交救。改戍。○補宸濠大相。子寧。員。性貪殘。僭侈。志欲無涯。而以文行自飾。天順間。寧府以事。董護衛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誅復革。罷至是。宸濠陰結義子錢寧。及兵部尚書陸完。輦白金鉅萬。徧賂朝貴。乞之。費宏力言。不當予。卒予之。宸濠既復護衛。益橫驕。○十二年六月。泰府

梁儲善諫

稟謂凜然戰慄也

回天謂回旋帝心也

請關中田。許之。命草詔。廷臣力阻。不聽。大學士梁儲承命上詔草。略曰。高皇帝著之。令曰。此土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得此。當厚自謹。庶毋叔聚。奸人母多。養兵馬。震我邊疆。危我宗社。帝覽制駭曰。洵若至此。欲復保親。親不可得已。帝覽制駭曰。洵若是。可虞。其勿與儲以從容。回天時。咸推其善諫云。○八月。帝出遊宣府等處。至大同還。○補邊將之也。初。江彬與邊將許泰。劉暉等。皆有寵於帝。賜姓朱氏。號外四家。與帝同卧起。遊戲。而彬寵尤盛。言無不從。先是。屢導帝出宮。遊戲近郊。至是。遂遣出關外。大學士梁儲等。追及於沙河。請回。暉不聽。自宜府轉遊。至大同。北虜五萬騎。入寇。諸將王勛等。力禦之。轉戰五日。至應州。寇引

十三年

天子之棺以梓為之故謂之梓官官者存日所居緣生事死因以為名網鑑注云野次連幄以為殿因謂之帳殿外祔謂合食於祖也師古注齒謂當之也

去官軍死者數百人。補十三年正月。帝復出關遊幸。補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謚曰孝貞皇后。補六月。葬孝貞皇后。梓宮發京師。帝戎服從。至陵飲帳殿。及外祔。帝至暮乃入廟。雷雨大作。燭盡。滅言官上疏請修省不報。○帝獵黃花鎮等地。閱月乃還。復議北巡。命草救自稱威武大將軍。梁儲毛紀等連名上疏曰。陛下為君乃自卑而列于臣。臣草救是以臣名君也。救不敢草。帝大怒。手劍立曰。不草救齒。此劍梁儲免冠解服曰。臣逆命罪應死。然勅終不敢草。帝乃悟。遂止。○時帝未有嗣。廷議建儲。錢寧受寧王賂。謀立其子。梁儲厲聲曰。皇上春秋鼎盛。豈宜輕建。乃止。○帝復幸大同宣府。至榆林而還。凡六閱月。補七月。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平江西賊。初陳金討姚源華林諸賊。多取招撫。未大懲創。民間父兄被殺者不得報讐。時相詬訛。諸凶不自安。轉徙嘯聚。不數年仍起為盜。又南贛地多深阻。易為巢穴。南安橫水桶岡諸寨有賊首謝志山等。

王守仁平江西賊

南方也

詬訛也。皆毀也。

罪應死。然勅終不敢草。帝乃悟。遂止。○時帝未有嗣。廷議建儲。錢寧受寧王賂。謀立其子。梁儲厲聲曰。皇上春秋鼎盛。豈宜輕建。乃止。○帝復幸大同宣府。至榆林而還。凡六閱月。補七月。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平江西賊。初陳金討姚源華林諸賊。多取招撫。未大懲創。民間父兄被殺者不得報讐。時相詬訛。諸凶不自安。轉徙嘯聚。不數年仍起為盜。又南贛地多深阻。易為巢穴。南安橫水桶岡諸寨有賊首謝志山等。

淵音利。

漳州淵頭諸寨有賊首池大髻等。於是江西福建廣西湖廣之交。方千餘里皆亂。兵部尚書王瓊薦守仁才特用之。守仁先攻太庾賊巢。潛兵入險。乘夜縱火。師大捷。既而進攻橫水。破賊巢。三十八斬首三千有奇。四道積年逋寇。至是悉平。○十四年二月。帝欲巡泰山。歷徐揚。抵南京。下蕪淞。浮江漢。登武當。遍觀中土。時寧府久蓄異謀。欲乘釁發。內外咸以為憂。修撰舒芬率部院科道合疏諫。帝大怒。杖芬等百有七人而舉

十四年

寧王異謀已露

孫燧許逵死節

朝仍以死諫。車駕乃不果。○六月。寧王宸濠異謀已露。帝遣顏頤壽等往諭之。革其護衛。宸濠得報大驚。遂決計。及會辰濠生日。宴都御史孫燧。兵備副使許逵等。明日燧等入謝。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命起兵監國。燧曰。果有旨。巡撫大臣當與聞。請出觀之。宸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不可。王怒。遂縛之。逵曰。朝廷命官反賊。敢殺耶。罵不絕口。亦被縛。俱斬。遂據南昌。遣兵即攻南康九江。破之。舟楫

聲宜也

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道經安慶知府張文

錦死守城上矢石如雨賊衆多傷不能直行遠

近因得爲備御史李克嗣飛章告變江彬請親

征王瓊曰有王守仁在必就擒矣母煩聖駕王

守仁與伍文定率義兵討賊直趨南昌破之寧

府眷屬悉自焚補時守仁方奉命勘事福建至豐城聞變遂還與吉安知府伍

文定謀傳檄遠近諸路勤王兵既集或議救安慶守仁曰九江南康皆爲賊據我若越二城趨

安慶賊必四軍死關是腹背受敵也賊精銳悉出守備皆空不如直搗南昌使彼解圍自救然

後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稱善文定陪道進夜半破廣順門宸濠聞南昌報

急遂棄安慶歸義兵迎擊之宸濠爲萬安知府

王冕所執而賊黨遂平初宸濠反婁妃泣諫不

聽至是在檻車痛哭曰昔紂用婦言而亾我今

以不用婦言而亾也○時宸濠雖擒捷音猶未

至京帝欲假親征南遊遂出駐良鄉捷至滌儲

請回鑾不聽帝至南京內使張忠等謂當縱宸

濠於鄱陽待帝親戰論功守仁不許補守仁上

江彬及內使張忠許泰等嫉其功譖守仁必反帝召守仁立馳至忠泰沮遏之不令入

九華山宴座草廬帝規知之曰王守仁道學人可是等之也何謂反乎遣還鎮令更上捷奏守仁易前奏

王守仁率義兵討賊

不用婦言而亾

龍溪先生評云先生爲避一身之危害爲之則大不可若爲國

家權宜而爲之則甚可也

事不可與局備言

自盡猶言自殺也

宸濠自盡 蔡豢猪 十五年 江彬不軌

言奉上方略討平寇亂且盡明年宸濠囚至通
 州帝令自盡燔其屍揚之○陞賞王守仁等而
 贈孫燧許達等秩立廟祀之○詔禁豢猪以同
 國姓也刻日小民殺猪殆盡○十五年正月帝
 在南京江彬從陰懷不軌一日索各城門鎖鑰
 兵部尚書喬宇曰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
 雖天子詔奈何彬每假旨有所求宇輒請面送
 彬計多阻○八月帝駐蹕南京既久仍有泛江
 浙湘湖之意梁儲蔣冕執奏回鑾跪午門自午

十六年

明紀云九月帝至清
 江浦泛舟積
 舟漁於積
 水池舟覆
 左右掖帝
 出自是遂
 不豫
 五侯單超
 徐璜貝璩
 左館唐衡
 十常侍趙
 忠張讓等
 見靈帝紀
 甘露謂李
 訓鄭注等

還京師○十六年三月帝崩於豹房○先帝
 至西不起乃允補閏八月帝發南京十二月遂
 還京師○十六年三月帝崩於豹房○先帝
 祖訓迎興獻王子厚熄之○陳建曰嘗視正德
 之際而知天意之
 禍我明永也逆瑾滔天不黨亂政何異漢五侯
 十常侍唐甘露之黨也流賊之擾遍于中外何
 異漢黃巾唐黃巢元紅巾之亂也慶寧二府之
 變何異漢七國晉八王之禍也召邊兵入衛京
 師何異漢召董卓變也武宗之荒淫遊燕何異
 秦漢隋唐之季也嗚呼前代有一於此未有不
 安如盤石豈非天意哉

世宗肅皇帝名厚熄憲宗次子興獻王子武宗

誅江

梁儲 度量 淵弘

廷臣 會議 論謚 號 張璠

七國。楚。趙。吳。膠。西。膠。東。菑。川。濟。南。八王。汝南。王亮。楚王。瑋。趙王。倫。淮南王。允。成都王。穎。齊王。冏。河間王。顓。長沙王。又。長。盤。磐。通。大石也。

從弟也。武宗無嗣。迎立之。

補帝之未至京師也。楊廷和總朝政。三十

七日。中外倚以為安。及草登極。詔盡革正德中弊政。郵錄言事。諸臣中外大悅。

○誅江

彬等籍彬家得黃金七十櫃。銀二千櫃。每櫃二

千餘兩。金銀寶飾一千箱。餘不勝紀。

補彬知天心

竊疑其黨都督李琮勸彬速反。不勝則北走。塞

外。彬猶豫未決。楊廷和密與蔣冕。毛紀及木監

張永等合謀捕之。下詔獄。籍其家。梁儲致仕。儲

立朝四十年。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多令人思。初

帝以迎立功。欲廕其子。錦衣指揮儲不受。卒之

日。子孫不免貧乏。儲度量淵弘。言者嘗詆儲主

試受賂。儲不辨。又詆儲交通寧王。亦不辨。後寧

王敗。得所。餽薄。獨儲不與。言者帖然大服。其量後

數年卒。謚文康。○廷臣會議尊武宗為皇兄。

孝宗為皇考。孝宗后為皇太后。興獻王為叔父。

母為叔母。不得加皇字。帝不久。主事張璠曰。朝

議尊聖考為叔父。母為叔母。不過拘漢定陶王

宋濮王故事耳。今聖考往矣。即稱以叔父。幽冥

之中。或不可知。但迎養聖母。稱以叔母。則當以

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臣謂繼統武宗而

將晃
揚廷
和

尊崇其親則可繼嗣孝宗而自絕其親不可也
 帝得踧躩然以示蔣晃楊廷和等晃廷和封還
 御批羣臣交劾張璠逢迎帝意帝不得已勉從
 之時迎聖母至京禮部奏用王妃儀仗帝泣啓
 皇太后願避位躬奉聖母歸藩以終孝養羣臣
 惶怖乃稱興獻王為興獻帝王妃為興獻后後
 三年竟再下詔改孝宗曰皇伯考孝宗后曰皇
 伯母興獻王曰皇考母曰聖母而徽號乃定以
 議典禮忤旨吏部侍郎何孟春已下戍邊奪俸

徽美也。

嘉靖
元年

二年

者前後二百餘人後十七年改皇考為睿宗獻
皇帝母為皇太后附祀太廟
 ○陳建曰武宗無嗣而以皇上嗣之固遵見終
 弟及之訓乃繼統非繼嗣也何得泥為人後者
 為之子之說以例擬哉且今日之事又與宋濮
 王不同宋仁宗無子今孝宗有武宗為之子矣
 不同一也宋仁宗曾育英宗于宮立為太子上
 未嘗育于孝宗不同二也宋濮王有眾子今興
 獻王止上一子不同三也此禮
 似甚易曉何舉朝之昧之也 ○嘉靖元年正
 月封王守仁為新建伯補十月屏去舊閣谷太
 用邱聚補二年太監崔文誘帝建醮宮中日夜
 不絕給事中劉最劾文左道糜帑帝怒謫廣德
 州判文憾不已撫最他事成之極邊其後帝以

正字通設
醮祈禱曰

撫之石切
拾也

無儲嗣。益修齋醮。○三年。南畿大飢。人相食。子

殺父。弟殺兄。有之。帝發帑金十五萬以賑。○余

余珊

書曰民斯

珊倣魏徵。上十漸。紀綱漸頹。風俗漸壞。國勢漸

漸凋。言路漸塞。邪正漸淆。君臣漸睽。災異漸臻。帝嘉納之。○補楊廷和罷

自帝即位。廷和遇事數諫。許旨。累疏乞休。許

之。○補四年六月。作世廟。初國子生何淵。首請崇

祀皇考於太廟。章下。廷議羣臣俱上疏爭。翰林

學士張璁言。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為而

補奴禮切

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為不孝。別立禰廟。禮

之得為者也。臣昧死勸陛下為之。入太廟禮之

不得為者也。臣昧死勸陛下勿為。禮部尚書席

書亦三疏勸止。俱不報。璁乃謂書曰。聖心未慊

也。須別立廟。不干太廟尊尊親親。並行不悖。書

等遂請於皇城別立一廟。詔可。定名世廟。後夏

名獻皇帝廟。○補五年四月。田州指揮岑猛反。詔

都御史姚鏌討。誅之。廣西岑氏自洪武以來。世

為土知府。弘治六年。猛兄琥弑父自立。為土自

黃驥李繼所殺。猛奔梧州。督府奏以猛襲其父

四年作世廟

五年

琥音肴

官正德中。猛賂劉瑾。得以同知攝府事後。從征江西流賊有功。其復祖職不能得。頗怨望。又自恃兵力數。侵奪鄰境。巡撫都御史盛應期上猛反狀。請討。會應期以他事去。詔鎮往代斬猛子邦彥。歸順。土知州岑璋殺猛後。遂改田州為流官。○六年。張璁上疏略曰。人君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功。頃來內外諸臣。苞苴公行。因為常例。而郡縣為監司之府庫矣。監司為部院之府庫矣。部院又為內閣之府庫矣。疏入。帝善之。

六年

補田州既設流官。州人皆不樂。岑猛黨盧蕪。王受等為亂。陷州城。詔起王守仁。兵部尚書督兩廣軍討之。守仁疏言。田州地鄰交趾。猺獞出沒。宜仍設土官。俾為屏蔽。遂至田州。招撫諸軍解甲。休息。蕪受初求撫不得。至是大喜。乞降。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遣之。隨入營。撫定其眾。因上言。岑氏世有功。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以猛次子邦相署州事。設巡檢司。以蕪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報可。田州以安。○七年。五月。北京諸

七年

省簡也。

省大旱。詔求直言。大學士楊一清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寬厚不在煩苛。昔人有言。國有不足懼者五。深足懼者六。今日弊政坐此。臣舉其要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收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帝嘉納之。補九月。王守仁平斷藤峽。兩廣郡縣罹賊害者數十年。守仁既平。田州兩廣父老。遮道言狀。盧蘇王受亦請立功自贖。守仁乃潛約兵期討之。賊悉平。初守仁赴廣西。禮部尚書桂萼諷令乘機取交

王守仁平斷藤峽

悸。心動也。

御製卓爾一貫。十六字箴。共見論語。

會識王守仁功罪

倡唱通

此守仁辭不應。萼大恚。至是斥守仁。征撫交失。補十月。皇后陳氏崩。帝性嚴厲。后一日偶忤旨。大悸。墮娠崩。十一月。立妃張氏為皇后。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貫之唯。學聖君子。勗哉勿偽。○八年正月。王守仁以病篤。離任道。死南安。○守仁浙江餘姚人。字伯安。號陽明山。人。天資英異。平生以講學自任。其學不宗程朱。而曰格物致知。當返諸心。不當求諸事物。故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從遊弟子甚多。所著有。帝謂其擅離任。無人臣禮。命廷臣會議。守仁功罪。桂萼言其號召生徒。倡為邪說。毀

勦首魚絕也殺也。書甘誓爲。曰天用勦。絕其命。注。勦截也。截。絕謂滅之。詩狼跋。云公孫碩。膚注膚美。也。又六月。篇云薄伐。獫狁以奏。膚公注膚。大也。公切。也。

三戒 六禁 三權 三便 二難 叢言 苑政 元上 林希

先儒幾無忌憚矣。雖勦捕逆濠論功足錄。然邪說之禁不容姑貸。帝從之。奪其子孫封蔭。止命伯爵終身。按陽明劾逆瑾擒宸濠。勁節凌霄。膚功蓋世。而一時附會。指爲邪說。何哉。迨至隆萬間。始得贈伯爵諡。文成從祀廟食。公論乃定矣。○二月。河南襄陽大饑。巡按湖廣御史張祿繪圖以獻。帝憫之。詔有司亟賑。時廣東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曰。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餒米次貧。民餒錢稍貧。民餒貨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

瘞於計切。地也。糶也。尉切。糶音狄。牛種言耕。牛粟種也。宰殺也。

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係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浸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帝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補五月。粟定衮冕。及諸侯朝祭服制。○補六月。前少師楊廷和卒。後帝問有司。大倉所積幾何。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也。隆慶初。復官。

九年

立啓
聖祠

十年

年十一

馮恩
上疏
言

簷曝雜記
曰水東曰

記云國初
孔廟城隍

皆水主云
云一說太

祖改塑像
為木主而

舊時塑像
各學生負

俱不忍毀
壞遂遷夾

室後功令
稍弛仍奉

以塑像
庶堂下周

贈太保諡文忠○九年十一月改奉孔子為先

師易像為木主別立啓聖祠其俱張璠所議也舊

天子無稱王之禮也故改稱以孔顏孟曾之父

此等識議真能超出前代補十年九月以李時

為文淵閣大學士近閣臣相傾軋謹言不已張

璠桂萼罷楊一清卒翟鑾獨秉政者兩月時入

兩人皆遜順無齟齬政府稍寧○十一年五月

召方獻夫同張璠入閣辦事○八月彗星見東

井御史馮恩上疏言張孚敬即張璠時根本之

屋也

明史馮恩

傳云除行

人出勞兩

廣總督王

守仁遂執

贊為弟子

云云恩獲

罪出長安

門士民觀

者如堵皆

年十二

等也汪鋹腹心之孽也方獻夫門庭之孽也乞

斬三奸以應天變帝怒下恩獄鋹欲議斬之孚

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真久當自敗殺之吾儕

任其咎遂成孺子之名也後恩子刺血訴闕請

以身代帝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因令減死

議戍○帝好瑞四方白兔白鹿甘露靈芝瑞麥

嘉禾無歲不獻補十二年十月小王子屯大同

塞外總兵官李瑾浚濠以遏虜騎督役甚急役

卒王福勝等數十人作亂殺瑾總制劉源清討

票已曾補元月也各卷三

明世宗

三二七

師古曰首惡者唱首為惡也

十三年

建精一堂

十四年

漢文帝紀云上每朝即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未嘗不稱善

之晝夜攻圍叛卒潛出塞誘小王子入寇源清請增兵禦寇而已欲專攻城不許源清遂謝病帝怒黜之以張瓚代瓚至下令無攻城諭用兵非朝廷意禽斬首惡勞諸將撫定之○十三年廢皇后張氏立方氏為后○金星晝見與日爭光○建精一堂命張孚敬于堂東書敬一二字及誠意正心四字於堂西繪漢文止輦受諫圖補十四年遼東巡撫都御史呂經以苛虐失衆心為亂卒所執幽之都司署帝聞召經回行至

十五年

躁恐躁誤

廣寧悍卒于繼兒等復執辱之巡按御史曾銑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羣小遂狂為故常今宜誅首惡以懲其後乃捕斬數十人懸首邊城全遼大定擢銑大理寺丞經謫戍補十五年正月以劉天和為兵部左侍郎總制三邊時小王子稍厭兵徙幕東方稱土蠻其族曰吉囊曰俺答者雄黠喜兵居河套為諸部長躁躡諸邊天和赴鎮修戰具飾邊備築增城堡吉囊大舉入寇天和檄副將白爵參將吳瑛等連

風土記云。端午以艾為虎形。

十六年

敗之。○五月。端節宴羣臣於奉天殿。賜李時夏言郭員艾虎等物。復命登龍舟。侍宴盡懽而歸。○除禁中佛殿及像。補十六年正月。詔右都御史毛伯温討安南。初安南黎利立為王。傳至黎譏。其臣莫登庸。逐譏篡位。不通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譏子寧遣使告難。詔伯温等督軍討之。兵部侍郎潘珍言安南叛服無與中國。用兵非計。但當罪其不庭。莫必遠征。帝怒。褫珍職。遂命伯温進師。○十七年。御史何贊言勦套虜二策。

十七年

何贊 勦套 虜二 策

方士 邵元 節贈 少師

刀丁聊切。古者軍有刀斗。以銅為鐃。受一斗。書炊飯。夜擊持行。

一曰。計以破之。命西北諸鎮各出遊兵往來侵擾。使彼分救不暇。且伺其北寇宜大。則陝西三邊乘其虛搗之。西寇全陝則宜大。二鎮躡其後追之。時募死士斫其營。用間謀離其黨。

二曰。勢以逼之。于邊境多置斥埃。盛陳軍重。刀斗相聞。耀兵牧馬。以示欲戰之勢。或時乘其懈散。而以大兵臨之。其要尤在下。久任撫臣以責成功。復興屯田。以裕邊儲。

帝善之而不果。○方士邵元節死。贈少師。號致一真人。補元節龍虎山道士也。帝崇道教。嘉靖三年召入京師。大加寵信。封真人。去年以皇儲生嘉其禱祀。功拜尚書。元節病危。薦陶仲文。亦方士。號秉一真人。

帝授禮部尚書。後加秩少師。少保。少傅。得幸於帝二十餘年。及卒。葬以伯禮。鄭氏曰。我朝開國靖難。勲戚內閣。三

三孤少師。揚東宰三王皆未有兼總三孤者。仲○十二月。少保少傅文以一真人而蒙殊榮總三孤何哉。也。太后崩母帝生帝親詣治陵悽愴號慟羣臣莫不

十八年

閣下脫臣

盡哀補十八年二月帝將南巡立子載壓為皇

帝南巡

字慶吉慶字

太子時三歲以宣城伯衛鏞大學士顧鼎張瓚等

協守又慮塞上有警特遣重臣巡視命翟鑾節

制諸邊○四月帝南幸羣臣力諫不聽駕發於

京夜半行宮火延及御寢帝惶遽莫知所避指

揮陸炳排闥入負帝出焰中後次亢村行宮復

火帝大怒下撫按三司於獄示儆所經郡邑供

十九年

億良苦四閱月乃還京師補十九年八月方士

段朝用上言居深宮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

不死藥可得乃以所煉白金製器因郭勛以進帝

與語大悅即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靜攝一二

年乃親政舉朝愕不敢言太僕卿楊最上言聖

諭至是不過信方士調攝耳黃白之術金丹之

藥皆足以傷元氣不可信也惟望端拱恭默不

邇聲色保復元陽不期仙而自仙不期壽而自

壽帝怒立下詔獄杖殺之監國議亦罷明年勛

攝攝生也

吉囊 俺答 連年 入寇

二十 年

置安 南都 統使

二十 年

以罪死。朝用亦伏誅。隆慶初，贈最副都御史。謚忠節。補吉囊俺答連年入寇，邊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月，分道寇大同。九月，復入固原。諸將多畏縮。總制劉天和斬指揮二人，遣總兵周尙文大破虜於黑水苑，斬吉囊子小十王。吉囊遁走寧夏，巡撫楊守禮等復邀擊於鐵柱泉，大敗之。補二十年，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禮部尚書嚴嵩寵任用事，賄賂公行，邪佞日親。二月，監察御史楊爵上疏歷陳諸弊，諫詞

甚切直，帝震怒，立下詔獄杖之，自是無敢言者。補四月，置安南都統使司，初毛伯溫等督師抵廣，莫登庸面縛軍門，上土地軍民籍，請奉正朔。帝大喜，改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三歲一貢，以為常。補二十一年七月，以嚴嵩為武英殿大學士，參機務。廷臣論劾嵩貪婪狡獪，不聽。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帝，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已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誅斥者不可勝計。補

婪音嵐亦會也

俺答寇山西時吉囊已死諸子不相屬散處河套勢分惟俺答日強盛屢犯塞至是大舉入朔州抵廣武由大原南下沁汾大殺掠人畜參將張世忠等戰死俺答既勝轉掠定襄廣昌乃出陽和塞而去○十月帝幸曹妃宮既寢官婢楊英以組經帝頸有張金蓮者奔告后后馳救得免詔誅楊英等而及曹妃妃死帝每痛其冤○二十二年榮惑入南斗嘉靖間入斗者數四補二十三年五月建州夷犯遼東補八月嚴嵩既入內閣竊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明紀云帝宿曹妃宮云云后命內監捕宮人雜治知王寧嬪寔首謀又言端妃亦與知后傳旨叔端妃寧知妃寃

二十五年
曾銑請復河套

嬪及金英等悉磔於市久之帝知妃寃然後上聞于是副封苞苴輻輳其戶外大學士翟鑿位其上嵩惡之嗾言官劾其子寅緣舉進士遂斥為民補十月俺答破宣府塞入紫荆關補二十五年四月以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是冬俺答以十萬騎入掠延安慶陽銑率兵數千禦退之補十一月曾銑請復河套曰套賊不除中國之禍未可量也今日之計宜用練兵六萬人多備矢石每當秋夏之交水陸

票已曾補元明史各卷三十一

明世宗

三十一

敷平地有
唯者

迄竟也

三十
六年

並進乘其無備直搗巢穴則彼不能支歲歲為之益勵彼勢必折俟其遠遜然後因故疆并河為塞修築墩墮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之大烈國家萬年之計也疏下兵部議皆謂率數萬之衆深入險遠艱阻之域以驅數十年盤據之兵談何容易部議不決帝曰復套之讖甚壯本部迄無定見何也令銑與邊臣計議以聞補二十六年四月俺答詣大同塞求入貢朝議疑之帝曰逆寇連年為患

誠古伯切
說文斷首也

曾銑
上邊
十事
八年
二十
七年

詭言求貢勿聽從戒邊臣嚴防禦補五月曾銑出塞襲套部斬誠甚衆套虜遠遁不敢近塞銑以捷聞命賞銀幣○初楊爵以直忤帝有旨逮係獄時爵食麥飯畢即行官校令內別爵曰行矣勿復顧至是以宮中火赦爵歸忽有大鳥集舍爵曰吾死矣遂自為墓誌果卒○十一月曾銑上邊務十八事營陣八圖帝善之○二十七年正月俺答入河套補五月俺答寇偏頭關七月寇大同九月入宣府塞寇居庸聲勢甚張○

三十
八年

三十
九年

本言地補元明史卷三

嚴嵩論曾銑妄開邊釁處斬妻子流三千里天
 下究之因論大學士夏言黨銑誤國同斬其妻
 蘇氏請以身代不許補二十八年二月俺答犯
 宣府把總江瀚指揮董暘戰死全軍覆遂犯永
 寧總兵周尙文力戰敗之斬其魁虜乃遁去補
 三月皇太子載輦卒○二十九年六月虜寇大
 同總兵張達血戰死之詔贈達官立廟以祀○
 八月北虜合套虜大舉入寇大同宣府所過無
 不殘毀直逼保定通州犯京師○
補俺答諸部太
舉循河川南

邊鎮
乃京
師門
戶

下長驅至通州營白河東分兵四掠時○都御
 史王忬守通州夜總人走京師請換京師始震
 急集諸營兵城守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
 通州又命都御史商大節募民間材勇合四萬
 餘時寇已薄都城矣諸路勤王兵亦至詔以大
 同總兵仇鸞為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制下○擢
 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
 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饑疲甚帝趣戰甚急兵
 部尙書丁汝夔以咨嚴嵩嵩曰寇上敗可掩○輦
 下敗不可掩○寇飽自颺去耳鸞等皆不敢戰寇
 焚掠三日火進犯諸陵轉掠西山良鄉以西始
 出塞○按嘉靖元年至今北虜無歲不寇宣大邊
 臣束手任飽其欲而去內迎戰死節者十
 之一二能偶致捷者周尙○總兵仇鸞請選各
 文數人而已餘不及細畫

邊銳卒留衛京師帝曰邊鎮乃京師門戶禦寇

票已留補元明史卷三

明世宗

三十四

沈練 効嚴 嵩 三十 年

有言地祇

三十四

不於門戶而格鬪於堂奧可乎乃命各還本鎮

○三十年正月錦衣經歷沈練効嚴嵩父子奸

貪十大罪下練獄後中以他事斬○三月虜請

貢馬互市詔開市於大同補初仇鸞倡大舉北

密遣人結俺答義子脫脫使俺答以貢馬互市

為請俺答利中國貨幣投譯書宣大總督燕祐

求之祐以聞鸞與嚴嵩贊兵部員外郎楊繼盛

成之群臣弗敢異帝從之

上疏言廷臣議開馬市其不可有十補一曰虜

而我與議和忘天下大信三日堂堂天朝與犬羊市

且夏議失天下大信三日堂堂天朝與犬羊市

損國家大威四曰豪傑誓死決戰和則死其效

用之心五日將士儉安懈天下脩武之志六曰

往古邊臣私通外寇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

開邊方交通之徑七日國威日玩人思效尤起

百姓不靖之漸八曰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九

曰墮胡虜狡獪之計十日忘天下根本之計其

謬有五何籍干和謬一曰方今缺馬利于互市

犬和果可心安事戰馬況亦安肯以長馬市

也謬一曰暫許馬市漸將通貢以為永利不知

帝馬我猶得少償其價貢則徒手取空利矣謬

三曰勇既和我當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安能

撓亂也

也籍藉通借

三十 一年

票已曾補

明世宗

三十五

王相戰死

覆為患尙小北虜虎狼也若使據此禍將無極
 今剪除朶顏北虜必據為巢穴是撤藩以延寇
 也帝善之○四月虜寇遼東守備王相率數百
 人力戰胸首被創或阻之相曰以此一腔血報
 君恩耳遂戰死帝聞贈相官廕其子補八月仇
 鸞死戮其屍初馬市既開諸邊日苦侵暴帝命
 鸞逐寇大同鸞不得已出鎮川堡遇伏敗還至
 是病疽猶戀大將軍印不肯上兵部尚書趙錦
 言強寇屢境而鸞病不能軍萬一寇衆長驅貽

劇甚也
 暴露也曝也

憂君父不小帝命罷鸞以總兵陳時代之鸞大
 恚恨疽益劇遂死錦衣都督陸炳發其通虜納
 賄狀帝大怒下詔暴鸞罪追戮之傳首九邊補
 十二月俺答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
 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
 併羸馬掠去帝惡之詔罷馬市○三十二年正
 月楊繼盛疏嚴嵩十罪五奸略云太祖罷相府
 而嵩居之滅祖制也詔旨出皇上而嵩矯之奸
 大權也皇上有善政嵩每攘為己功掩君美也

三十二年
 楊繼盛
 嚴嵩
 十罪
 五奸

說文緹帛丹黃色也

嵩之矯詔皆子世蕃手出縱奸子也令孫効忠
妄冒邊賞竊軍功也受仇鸞金三千而薦居大
將黨悖逆也胡虜深入屢戒勿戰誤軍機也徐
學詩等以劾嵩削籍擅黜陟也選除貪吏而百
姓受毒失人心也貪汚成風牢不可破壞風俗
也然此十罪又有五奸濟之賂皇上左右揣知
上意而逢之是皇上之左右皆嵩間諜也以趙
文華為通政凡疏必先投副封是皇上之納言
嵩鷹犬也懼緹騎緝訪即與廠衛聯姻是皇上

漢官儀曰執金吾有緹騎魏明帝種瓜葛與君新為昏瓜葛相連結唐文宗紀注瓜葛有所附麗若瓜葛然

海賊入寇

之爪牙皆嵩瓜葛也畏臺諫有言凡選舉必出
其門是皇上之耳目皆嵩奴隸也慮部臣不能
無言廣羅有材望者結之是皇上之臣工皆嵩
心腹也帝大怒廷杖之血肉至岔起尋處斬盛
妻張氏乞代不許盛臨刑詩云浩氣還太虛丹
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傳誦
冤之時郎中史朝賓等以論救俱貶○三月海
賊徽州汪直糾倭虜入寇賊艦蔽海而來蘓浙
等地千餘里無不殘戮後巡撫胡宗憲以鄉情

標已曾補七月庚辰卷三十一

明世宗

三十一

三十四年

憲亦誘直降許封官秩遂執平之。按是時北虜復發終嘉靖之世南北騷擾幾無寧日矣。○三十四年倭寇常熟有

地震

鄉官錢泮率民兵戰死之。帝聞立廟祀焉。○倭突入歙縣由旌德等地直入南京所過殘害御史曹邦輔追賊于臬舍盡殄之。○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如雷或地裂泉湧或平地

三十五年

成山官民死者八十萬有奇。○三十五年倭寇閩浙等地有慈谿省祭杜槐率兵勦賊甚衆後以兵少陣沒帝聞立廟祀焉。帝遣趙文華視師

三十六年

雷雨

江南與胡宗憲集兵勦虜而浙地差寧。○三十六年四月虜犯大同等地總兵以下諸臣戰死無數。○雷雨大作火光驟起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午門一時並燬詔停刑命百官修省五日。

補十二月俺答子辛愛圍大同右衛辛愛有妾曰桃松寨私部曰懼罪來降總督楊順納之以聞辛愛來索不得寇應朔二州毀七十餘堡縱掠大同圍右衛順懼乃詭言虜欲以叛人趙全等來易桃松寨廷議許之虜狎知順無能圍右

三十七年

三十九年

衛益急夏分兵犯宜薊西鄙震動給事中吳時
 來上言桃松寨寇中一亡婦耳苟明于啓釁之
 媒拒之勿納可也帝怒召順還以兵部侍郎江
 東代之江東與總兵張承勳等各嚴兵進圍乃
 解補三十七年八月吉囊子吉能犯永昌涼州
 進圍甘州十四日始退土蠻亦數寇遼東補三
 十九年正月以鄆懋卿總理天下鹽政懋卿貪
 婪所至市權納賄勢焰薰灼民大苦之補七月
 大同總兵劉漢襲俺答於豐州破之禽斬百五

訪仙術異人四十年

四十一年嚴嵩免世蕃下獄

吳訥文章辨體云方士職過之

十人虜遠道○四十年遣御史王大任等遍訪
 天下仙術異人補十一月萬壽宮災宮在西苑
 帝自二十一年宮婢之變即徙居此時暫移玉
 熙宮火作禁衛不及救乘輿服御皆燬○四十
 一年五月嚴嵩免其子世蕃下獄補帝居西苑
 高獨承顧問以故得逞志補引私人居要地帝
 亦寢厭之大學士徐階所厚吳時萊張紳各疏
 論嵩帝雖細言者然心不能無動初帝所下手
 詔辭旨深奧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
 無不中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居喪不得入直
 所代票擬嵩每遣人持問世蕃值其方縱淫樂
 不以時答嵩自為之往往失指所進青詞又多
 假他人手不能工帝不擇而漸親徐階會萬壽

辭曰青詞
瑯邪代醉
編云道觀
薦告詞文
用青藤紙
謂之青詞
壁與云衣
燁本以青
詞進與李
春芳等並
號青詞宰
相。

官災高請徙南城離宮南城英宗為太上皇時所居也帝不悅而階營萬壽宮甚稱旨帝眷益移御史鄒應龍抗疏極論嵩父子不法遂罷嵩下世蕃於獄後伏誅其黨數十人黜謫有差嵩歸後六年嵩○鹽院鄒懋卿驕縱每巡行郡邑食墓舍以死○携其妻從行裝五彩輿令十二女舁之所過供給奢靡獨淳安知縣海瑞供帳非甚懋卿雖怒素聞其強項亦歛威去○陸鳳儀劾胡宗憲十罪逮憲至京削籍後飲藥死○倭圍興化遣總兵劉顯援之虜詐稱顯軍入城屠戮殆盡據城三閱月忽泛海去○四十二年虜逼京東勅諸

四十年

四十年

四十年

上海疏

懸磬見左傳

鎮兵入援時守外城者以調兵不至疏劾本兵楊博夜呼崇文門甚急刑部侍郎孫植以疏入必激帝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却其疏不納亟請調發應之總兵馬芳等兵相繼至虜遁回乘勝追斬三百餘級○四十三年五月帝夜坐御幄忽獲一桃是夜白兔壽鹿各生子羣臣表賀○四十五年二月主事海瑞上疏其略曰陛下初年遠過漢文二十年來法紀漸弛今萬方懸磬民不聊生諸臣猶修齋設醮相率進香

本言其者... 二

明紀云瑞
上言云云

帝大怒願
左右趣執
之無使道
宦官曰聞
此人上疏
時市一棺
諛妻子待
罪於朝是
不道也逮
繫諭死穆
宗嗣位乃
釋之
宦古厚字

隆慶
元年

陳以
勤上
謹始
十事

天藥天桃相繼表賀。夫玄修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復神其術乎。帝怒投於地。已復取讀之。太息自悔。疏竟留中。十月。帝不豫。專意玄修。方士王金進長生藥。性極熱。能健陽力。帝服之。遂火發疾甚。二閱月。乃崩。裕王載坫即位。穆宗莊皇帝名載坫。世宗次子。補閣臣徐階。草世宗遺詔。召用建言得罪諸臣。死者卹錄。方士

付法論罪一切廢黜。在及政令不優者悉罷之。補隆慶元年。二月。以陳以勤張居正與入內閣。二人侍裕邸講讀。至是並參大政。○陳以勤上謹始十事。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帝嘉納之。○帝朝講漸疎。百司章奏皆令內臣傳旨。故宦豎日恣。尚書高儀請大臣廷對面議。帝允之。補九月。俺答及其子黃台吉數犯山西。○二年。三月。冊立皇太子。方五歲。無何。太子遇閣臣於御道。

明穆宗

明穆宗

日二

太子讀三字經男變為女

語曰先生良苦翊贊閣臣稽首曰願殿下勤學
 答曰方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虛音清
 朗舉朝稱慶○五月陝西民李長雨忽變為婦
 人與同賈者苟合為夫婦○皇后陳氏幽間貞
 靜不見愛於帝移居別宮王時舉等上疏乞正
 位中宮帝曰后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汝不
 知內庭事乃妄言耶時舉曰寧有夫婦睽違而
 意暢者乎帝曰待疾愈即還官無多言補十月
 遼王憲嬪有罪廢為庶人國除憲嬪在世宗朝

嬪音積

三年

四年

漢書張湯傳云湯初為小吏乾沒服及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一書注云

以奉道被寵賜真人號至是巡按御史郅光劾
 其淫虐僭擬遣侍郎洪朝選等勘實免為庶人
 國除初張居正與憲嬪有隙及朝選往勘諷令
 坐以謀反朝選不從居正怒屬巡撫勞堪羅織
 朝選死獄中○三年五月御史詹仰庇上疏言
 陛下多取民膏以供造鰲山修治宮苑等費使
 羣小因得乾沒為聖德累不小帝怒廷杖編氓
 大學士李春芳等力救不免○六月總理河道
 翁大立上五患十二圖帝留覽以示各司補四

西京已曾甫元月各卷三

明穆宗

四十一

乾沒如陸沈之義

武周武王也

董仲舒曰

琴瑟不調

甚者必解

而更張之

乃可鼓也

年二月大學士高拱疏言武及商政止三事今
 皇上以子繼父豈宜專事更張且大禮木獄先
 帝勵精之政而概議改易尤非繼體所宜補六
 月高拱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邊之責即以
 有才力者為之猶懼不堪乃官其地者非雜流
 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先既不能
 稱職於內地而欲立效於邊方宜其吏治日偷
 而生民日蹙也自今必擇年力富強才氣超邁
 者除補或有成績帝從之○賈二近疏曰近年

五年封俺答為

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
 士為撫字在舉人則為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
 為精明在舉人則為暴戾低昂之間殿最攸異
 帝善之下其疏所司補是時內供寢多數下戶
 部取太倉銀又趣市珍珠黃綠玉諸物尚書劉
 體乾屢疏爭積忤帝意遂罷之補八月河決邳
 州○浙江礦盜作亂從昌化突入寧國池州等
 地江南騷然尋討平之○杭州有栗樹生桃南
 京有龍目井化為酒之異補五年三月封俺答

順義王

木言地補元明史卷三十一

四十三

奇貨可居見秦紀說

為順義王初俺答孫把漢那吉幼孤育於俺答妻所既長而娶與妻不相得復自聘柳兒都司女號三娘子即俺答外孫女也俺答見其美奪之把漢恚率屬十餘人來歸大同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譁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抵犢之愛而制其命又不然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其子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

乃命把漢還以衆與黃台吉抗我按兵助之此安邊之大略也朝議紛然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俺答婦恐中國戕其孫日夜尤俺答俺答亦悔乃擁十萬衆入寇崇古檄諸道嚴兵禦之因諭以存卹恩而要縛送諸叛人示信俺答與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嚮背盟世服屬無貳遂乞封請互市執叛人趙全等來獻索把漢誓不犯大同王崇古上言朝廷許俺答封貢諸邊有數年之安可乘時修備設敵背盟

票已曾甫元月各卷三十一

明穆宗

四十四

也。使人感服。款誠也。

六年 築徐 邳河 堤 高拱 張居 正受 顧命

吾以數年蓄養之力從事戰守愈於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復條封貢八事以請從之遂封俺答順義王把漢昭勇將軍昆都力辛愛等皆授官有差王崇古以款俺答功加少保邊患稍息萬曆初名俺答所居城曰歸化○六年正月築徐邳河堤自徐州至宿遷三百七十里并繕豐沛大黃堤正河安流運道大通○三月帝不豫召閣臣高拱張居正等諭曰東官幼少今付之卿等協力輔之遂崩皇太子即位

神宗顯皇帝名翊鈞穆宗子補罷閣臣高拱初拱與張居正友善既而內離猜防日甚拱惡太監馮保矯穆宗遺詔掌司禮監專恣逐之使人報居正居正陽諾之私以語保保密奏拱擅權明日召羣臣入宣詔數拱罪罷之居正遂為首輔補一日帝謂張居正曰皇考屢稱先生忠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居正頓首泣謝曰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舊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帝曰善居

丰容色美
好負采彩
通五雜組云
世廟末年
雖深居不
出然威福
無不自
已出者
孟康曰委
裘若客衣
天子未坐
朝事先帝
裘衣也

萬曆元年

正既得政柄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想望丰
采其為政大約尊主權課吏實嘗言高帝得聖
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卧法官之中
朝委裘而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請
召羣臣廷飭之百寮惕然○萬曆元年帝居乾
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假稱內使左右執之問其
名曰王大臣問何自來曰自總兵戚繼光來下
東廠鞫問張居正陰囑之曰係閣老高拱陰使
刺皇上言未已而廠校緹騎已集高門矣吏部

居正威望日重二年

尚書楊博言於居正曰此事關係重大若果為
之恐大臣人人自危尋以科道交章疏救復下
大臣錦衣衛會審是日風沙雨雹黑霧四塞對
面不能相見衆皆駭懼理刑官白一清厲聲曰
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老顧命元老我輩何得
誣之乃加刑大臣揚言我何曾認得高閣老時
朱希孝居正之黨懼事泄遂罷審而高老亦幸無虞
矣遂處大臣斬自是居正威望日重臺臣無敢
有申言者○二年十一月虜寇遼東李成梁帥

三年

也。稗官小說

師直搗其營，斬首無算，而虜遁。時俺答雖為塞而土蠻常為

薊門憂泰寧梁瀕諸部皆與交通時叛時服總兵官戚繼光在鎮十六年數敗之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 ○命繪天下疆域及京省文武羣臣姓名於御屏，朝夕省覽。○三年編修張位上疏請飭史職，略云：國家設起居注官，寔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邇來史名雖存，史寔久廢。如兩廟世宗穆宗寔錄，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增入，且稗官野史為海內流傳，又恐失真，此皆史職缺廢所致也。皇上踐祚以來，善政班班可述，乞即蚤賜紀錄，以光大典，帝從之。○翰林院產白燕，內閣生嘉蓮，閣臣進獻，馮保謂閣臣曰：主上冲年，不可以異物啟其好，帝尋以白燕送出。○四年正月，御史劉臺執疏劾張居正專擅，威福居正疏言：論者謂臣擅威福，而臣所行正威福也。將異順悅下耶？誤國將竭忠事上，無以逃專擅之譏，因辭職不視事。帝手勅諭始起，詔下臺獄，廷杖一百，遠戍之以

四年

誤上加則字者。上無間加耶則二字看。

票已曾補五月廿六卷三

明神宗

四十七

重修大明會典五年

許文穆鏤玉杯贈吳

中行

六年

一身為天

申伸也。五雜組云。張居正給假治喪。自京師除道。達其室。四達。其里。填千餘里。重刊木。廣狹如一。所至厨傳。列竈于計外。潘大吏望塵迎拜。相屬於道。及至楚。楚方伯至。披裘經代。孝子守苦次。

下生。下和也。見韓非子。蘭生。蘭相如。見史記。追都。回反。雕也。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注黃。赤。爵也。微青黑色。

居正申救竟從寬貸○重修大明會典成○五年九月張居正以父憂乞守制帝不久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王事沈思孝四人交章論其志親貪位居正大怒時學士王錫爵曲為慰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聖怒亦為老先生語未訖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四人即廷杖尋遣戍有庶士許文穆鏤玉杯一以贈中行曰班班者何下生淚英英者何蘭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又鏤犀杯一以贈用賢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黜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為君子壽時觀政進士鄒元標憤甚越二日上疏亦杖戍貴州補十一月彗星見張居正自奪情後知天下不與已思以權劫之因星變考察百官遷謫數人○六年三月帝始冠行婚禮給事中李涑上言天婚吉禮閣臣張居正有服制在身不宜與執事帝不久○帝婚畢皇太后諭曰爾一身為天地神人主所係匪輕務

地主人主
漕河
工成
七年

八年
張居
正纂
累朝
寶訓
寔錄
三世
名報
交仇

禮記卷之三

四十七

要萬分。涵養。依從。老成人。諫勸。不可溺愛。衽席。任用。非人。以貽我憂。爾敬承之。勿違。○七年。二月。漕河工成。先是。淮揚諸郡。苦於水。城郭陵寢。害無寧歲。帝憫之。發金八十餘萬。命御史潘季馴。董其事。延袤八百餘里。兩堤相望。如常山。夾峙。而河流其中。不特陵寢不犯。且數十年棄地。轉而耕桑矣。○四月。蕪松大水。欠逋七餘萬。張居正請蠲。以安民。疏曰。百姓財力有限。即歲豐年。錢糧尙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積逋哉。故帶徵。一法名。爲完舊欠。定則減新欠也。今歲之所

拖欠也

爲即爲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誅求無已。民不堪命矣。况其間豪右。不納固多。然窮民力不支。亦有之。有司之法。不能行。豪右止能及小民。故催科之苛。小民獨當之。

帝從之。○八年。張居正纂累朝寶訓寔錄四十

款。陳進。帝嘉納之。按泰岳事君。終有可觀。處所短者。攬摶一節耳。○武

款科也
然與殺同
甚也

義孝子王世名。年十七。父爲人殺。世名恐殘父

屍。不忍出理。乃陽與息。密購一刃。上銘報仇。二

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又三年。生一子。忽

語母曰。吾可死矣。遂往殺仇者。赴邑請死。邑令

憐。而欲全之。世名曰。殺人者死。國法也。奈何。以

崇巳曾補元月史各卷三

明神宗

四十七

度民

羨，衍餘也。字，彙，音。雞，疇，零，殘田也。

九年

步弓，量地之數。六尺為步，二尺為肘，四肘為弓。

十年

吾廢法乎。竟不食死。聞者悲之。有孝廉張鳳翼。為之傳。補十一月。度民田。初建昌知府許孚遠。為歸戶冊。以田從人法簡而密。至是復度羨田。疇零截補。豪猾不得欺隱。而小民無虛糧。視弘治時。贏田三百萬頃。張居正頗以溢額為功。有司短縮。步弓以求田多。後遂按溢額增賦。補九年。京師旱。南畿饑。張居正上言。淮鳳蕪松連被災。傷徐宿間。至以樹皮充饑。或聚為盜。昔元末之亂。亦起於此。當破格賑之。帝從之。○十年。帝

明紀居正。當國務尊。主檢覈名。實。神宗初。政起衰振。脩。幾於富。強。及申時。行為首輔。務承帝旨。一切務為。簡易。由是。上下恬熙。法紀漸不。振。五雜俎云。江陵諸子。文皆假手。

游戲丹青。嘗繪玄兔圖。令史臣沈懋學等賦詩。附書於軸。○六月。張居正卒於京。帝慟之。親往祭。命大僕卿護喪至江陵。未幾言者紛起。按江子。嗣。修。榜。眼。懋。修。狀。元。父。子。兄。弟。權。勢。無。兩。其。病。處。只。在。攬。權。固。寵。二。件。若。論。相。業。固。我。明。不。多。得。者。後。竟。以。抄。滅。君。子。惜。之。○十二月。謫太監馮保於南京。帝初即位。保朝夕視起居。小有扞格。即以聞太后。太后訓帝嚴詰責。隨下。帝故積怒保。於是有陳保過惡。發與張居正交結狀者。帝乃謫保南京。京奉御籍其家金寶鉅萬。吏部尚書梁夢龍等

他人而相聯登高第可乎抄滅猶藉沒也綱鑑作抄沒

龍宗武許具士期殺之

襪足衣也

龍宗武食穢物殺已子

拿俗奪字拘捕罪人也

武弁三獸

駿音鑣縮也削也與以肉者異

烈女節婦

拉牽也

年十一

數人皆被論得罪去於是彈擊居正者亦多矣。○初宣城人生員吳士期多奇節欲草疏論張居正未果江防守龍宗武曰此奇貨可居也遂聞之居正居正即令宗武鞫之答幾死閉空舍絕食至食衣襪死由是宗武躡大參居正敗言者論宗武謫戍尋逃歸得狂疾自投廁中食穢物一日大呼士期拿我繞屋而走其子視之猛以鐵錘錘殺子宗武尋甦而狂疾永不作矣噫豈非天哉食穢物食衣襪之報殺已子殺人子之報也○初張居正責武弁云汝等解為三獸不解讀書駿軍膏則虎而翼鬻當路則狐而媚至于逢大敵則鼠而竄耳時傳為快論○山西大旱百姓死亾無算平涼城外掘萬人坑數十處填塞俱滿有一富家女頭挿草標上街自賣遇一男子出戲言慚甚遂撞石死又有少婦其夫餓死官差人拉在萬人坑中少婦大呼一聲投入坑韓王憐其節義令救之婦曰夫死我何忍生晝夜哭三日不輟死○十一年馮保既得

奴兒哈赤起兵

罪新進者益務攻張居正遂詔追奪其官階補
 五月建夷奴兒哈赤克圖倫城奴兒哈赤姓愛
 新覺羅氏東韃靼建州女直部之人也先世發
 祥于長白山長白山高二百里綿亘千里鴨綠
 混同愛濶三江所出也山之東有布庫里山山
 下有池曰布爾湖里相傳有天女佛庫倫浴于
 池有神鵲銜朱果置其衣佛庫倫愛之不忍置
 之地含口中甫被衣忽已入腹遂有身尋產一
 男生而能言曰布庫里雍順居長白山東俄漢

十二年抄張居正家

副猶領也
 明紀帝命
 司禮監詣
 荆州籍居
 正家守令
 先期錄人
 口銅其門
 子女饑死
 者十餘輩
 吏盡括其
 親族所有
 得黃金一

惠之野俄朵里城國號曰滿洲歷傳至奴兒哈
 赤于時諸部落紛亂羣雄蜂起各主其地互相
 攻戰爭奪無已時奴兒哈赤於是起兵先征尼
 堪外蘭克圖倫城當是時兵僅百人甲三十副
 而已○十二年四月奉旨抄故相張居正家長
 子敬修不勝拷掠自縊死刑部尚書潘季馴等
 上疏曰居正抄沒國法已正衆憤已平矣然八
 旬老母與諸幼弱若併罹法恐非罪人不辜之
 意也帝允之○九月遼東總兵李成梁乞休閣

雨時
行疏

萬白金十
餘萬

衝邊謂敵
所衝之邊
也

木言地

臣申時行等疏曰成梁身經百戰屢立奇功衛

邊大將難以輕易但功名大盛人或忌之成梁

父子兩鎮總兵子如松總兵世受伯爵在成梁

之心當必求退免忌而國家之體亦宜稍抑保

全庶讒謗可息矣帝是其議慰留之○平樂兵

亂帝欲坐其守臣周祈罪申時行疏救曰周祈

給餉稍遲誠為有罪但此輩驕悍難馴往者如

雲貴遼陝嘉靖前各邊以請情殊可恨若以此

罪及守臣各邊軍士效尤而起將來司府畏軍

士如虎狼不敢約束天下自此多事矣即周祈

一人不足惜而長軍士之驕氣則深可憂即驕

一廣西之軍士不足憂而生九邊軍士之狡心

則大可怕也帝從之○十二月詔以王守仁陳

獻章從祀孔廟有人言王守仁陳獻章為偽學

禪宗不宜從祀孔廟申時行曰守仁言良知本

於孟子獻章言主靜原於宋儒豈同老莊佛釋

之徒哉○十三年帝雅聞海瑞直名命起為南

京僉都瑞至具疏陳治安要機於民事尤關切

偽學
禪宗

十三
年

票已曾甫記月廿九卷三

明神宗

五十二

海瑞杖史

朱良吊詩

宋名臣言行錄云包拯字希仁為御史時危言鯁論烈如秋霜尹開封權貴歛跡擢樞筦為名執政入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

其名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列仙傳云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雀歸集華表而吟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巖巖

時御史有戲宴者瑞集諸御史曰汝等聞高皇帝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史爭之不得卒杖之自大僚及郎丞無不奉法而兩花牛首等處遊宴頓絕都人塗傳巷頌比如包老復生瑞在院九月以病卒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衾有寒士所不堪者嘆息泣下啓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資金以殮士民哭之至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送者兩岸無隙地沿途設祭數百里不絕蕪人朱良吊詩云批鱗直奪比干志苦節還同

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羹說與傍人渾不信野夫親見淚如頤詔遣行人祭墓如禮贈太子少保謚忠介鐘惺曰神二知海公而僅授之惜使得大任竟其業則所成就吾不知當何如也補帝益習事慮下欺微有聞輒遣逮刑部尚書舒化奏曰主術貴囚不貴為若好以已為是代有司事也使人歸過於上而下得緣是以飾罪帝頷之○嘉定王憲明妻張氏少寡一日掃夫墓舟覆失其屍八閱

十四年

申時行言
四害
二患

月而湧出於江。肌髮如生。見者驚嘆。立祠祀之。
 ○十四年三月。廷試有進士舒弘志。年十七。策
 奇。語多譏切時政。閣臣不敢呈前列。且以弘忠
 為尚書舒應龍子。避嫌呈末卷。帝覽策大奇之。
 拔置第三。朝野共驚。神識。○京師連日塵霾四
 塞。申時行等曰。陰陽失調。責在臣等。乃上疏言
 四害二患所致。一曰。催科急迫之害。二曰。徵派加
 增之害。三曰。刑獄煩多之害。四曰
 用度侈靡之害。一曰。議論不
 一之患。二曰。詔令不行之患。○建昌有巨蛇。一
 角六足如雞距。不噬人。人以故爭往觀之。徐徐

肥蠶

蠶音位

十五年

十六年
新建
民長
兩人
善念

入深山去。華山記云。蛇六足者名肥蠶。見則千
 里內大旱。十六十七
 兩年旱○十五年。秀水有異鳥。人
 頭鳥身。集於樹。竟日乃去。是年大旱。○帝覽貞
 觀政要曰。唐太宗多慚德。魏徵大節有勸。命經
 筵不必進講。止講通鑑。及大學衍義。并累朝寶
 訓寔錄。以裨治道。○十六年。豫章太褻新建。一
 民窘甚。僅銀三分。以二分買米。一分買信。將與
 妻孥一飽。死炊方熟。會里長來索賦。里長適飢
 見所炊飯。欲食之。其家搖手曰。此非君所食。里

長怪之無已告以寔里長大駭亟起願其斂曰
 何至此引其人至家給之穀五斗其人負歸視
 之中有金五十愕然曰此必里長所收賦銀悞
 置其中也急持還里長曰吾寔無此銀殆天以
 賜苦者其人不肯受久之乃各分其半人以爲
 兩人善念所感○內閣王錫爵子衡舉順天鄉
 試元京師疑之錫爵疏請覆試而卷復大佳物
 議始息衡有大才後登辛丑榜眼補十七年六
 月南畿久旱浙江大風海溢既而亦旱發帑金
 八十萬賑之○九月授建酋奴兒哈赤都督初
 遼東總兵李成梁征建夷阿台奴兒哈赤祖父
 爲鄉導竝死兵火奴兒哈赤方幼李成梁直隸
 視之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勢漸加於是斬
 叛夷五十且愬祖父殉國狀乞陞賞朝廷許之
 奴兒哈赤以此遂雄長諸夷威日益強○十八
 年元旦申時行等朝賀畢因具疏皇長子九齡
 矣請冊立東宮以就學帝曰朕無嫡子長幼自
 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姑候長

十七年

授建酋奴兒哈赤都督

胡三省曰
 覆審也再
 引試取中
 進士以審
 其實才曰
 覆士

將三子並封王少待數年候后無出再行冊立可也錫爵曰祖訓所載蓋就嫡庶並生言耳今嫡子未生而世子已十二豈容懸待况陛下舊旨原無待嫡之說今忽變更跡似可疑去年之命既改於今日焉知今日之命不改於他年乎且元子封王祖訓無之臣見民間子未有十二三歲不讀書者陛下既不即行冊立請命出閣豫教帝不得已允之神宗侍嫡一語不為無見別有隱念即待嫡亦其支吾耳荆石立儲數疏言言忠肝古社稷臣庶幾近之○二十

三十三

史記注小
柱為枝邪
柱為柁
王錫爵字

倭寇
朝鮮

荆石

二年初倭酋關白攻陷朝鮮朝鮮求救帝命宋應昌等討之至是議和始平補二十年四月豐

昏音治

加藤清正等率舟師自金山入王京朝鮮入道祖承訓等援之既而援兵攻行長于平壤大敗祖承訓僅以身免復遣侍郎宋應昌為經略總兵李如松為大將軍援之攻平壤敗之行長退保王京李如松乘勝輕出遇重圍精銳多沒於是羣議急圖休息先是兵部尚書石星募遊客沈惟敬遣行長督講和至是復遣之和議遂成矣行長清正補二月皇長子常洛出閣講學時年十四歲○給事葉繼美等以論王錫爵坐貶錫爵疏救甚力而繼美等獲免○河南大飢有

東林
黨議
之始

牴牾觸也
逆也
景影通

人相食。給事楊東明進飢民圖。帝覽之惻然。時
皇貴妃在侍。覽之亦惻然。因出所私蓄五千金
賑之。帝稱善。益以內帑金五千發濟。而河南賴
之全活甚衆。補吏部郎中顧憲成。削籍。先是羣
臣爭國本。政府惟王家屏與言者意合。中時行。
王錫爵皆宛轉調護。亦頗以言者為多事。憲成
所推舉多與政府牴牾。忤帝意。削籍歸。憲成既
廢。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于東林。東林
宋楊時書院也。海內聞風景附。往往諷譏時政。

獻忠
疏

裁量人物。朝士慕之。亦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
大著。而忌者亦多。其後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
輩相繼講學。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是為東林
黨議之始。○王錫爵病危。帝發金五千命設醮
禳之。不得已聽致歸。資資甚厚。錫爵病中猶脩獻
忠疏十四款。乃行。其一時相與至情。即三五君
臣不過是。疏略云。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
不己必厭。○事數變。則難觀其效。人數更。則難
課其成。○一刻。臨御。勝于百刻。批覽。面決。一事。
勝于手勅。百言。大財。多力。以求之利害。參半。畢竟節之。一字。較為穩着。○
今日之患不在倭而在虜。擊之策不在款舉。而在此。備之策不在添

堉音育。

二十三年 舉子 夢試 題

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堉而在補二十三年正月從鄭世子載堉請詔宗室得就試○二月會試前一日有舉子夢試題係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而題紙為易水生奪去後試題乃司馬牛問仁章蓋晉姓司馬元帝為牛金子合之則司馬牛也其恭默思道又含訥言意是科會元湯寶尹易水固湯字也始信太物寔天定哉○江右有狂客係海外浮提國人其人皆飛仙多幻術呼吸可萬里御史葉永盛曰汝等異人毋惑吾民遂遣之出境須臾

二十四年 開礦

德惠勸也。

不知所去補二十四年三月乾清坤寧兩宮災補七月遣中官開礦初畿輔奸民德惠中官多言礦利大學士申時行力持不可至是承寧夏朝鮮用兵之後國用大匱營建兩宮計臣束手前衛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工帝允之自是請開礦者踵至每遣中使偕原奏人往首畿輔蔓延遍天下其後各省增設稅使如天津店租廣州珠監兩淮餘鹽浙江福建廣東市舶成都茶鹽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

福惠全書
云凡城市
臨街舖面
前隙地有
支棚擺攤
賣雜貨生
理者晚則
收歸早則
舖設輸官
錢名之曰
門攤稅

二十五年
三殿災

及門攤商稅等。都邑關津。中使碁布所至。納奸民為爪牙。奴告主者。鼻以十之三。中人之家大半皆破。甚者招集亡命。肆劫奪。擅殺人。有司稍忤意。輒劾其阻撓。逮治中外諸臣。諫疏前後累數百。上帝俱不聽。由是民不聊生。變亂蠡起。二十五年六月。三殿災。時帝銳意聚財。多假殿二為名言者。謂天以民困之故。災三殿以示儆。奈何復因天災以困民。帝不納。屢徵木於川廣。令輸京師。費數百萬。率被中官冒沒。終帝世三

款叩也

二十六年

殿實未嘗復建也。十月。以黎惟潭為安南都統使。初莫登用。請封制下。而登用已死。遂使其孫福海襲。已而福海不能輯眾。為黎寧所逐。寧死。再傳至惟潭。攻殺福海。孫茂洽復據安南。款關求貢。總督陳大科上言。莫之篡黎其事。逆黎之復仇。其名正宜。許其來歸。詔以惟潭為都統使。自是安南復為黎氏。有而莫氏惟據高平一郡。宗黨多竄處海隅。時出侵軼。為邊患。二十六年四月。土蠻犯遼東。總兵官李如松出塞遇

李如松死 劉綎 救朝

皇明通紀云我以樓船橫海之師四將軍二十六偏裨資金錢數百萬竟取功一死關白

二十七年

脆音翠說文小異物易斷也

伏死○倭酋復陷朝鮮劉綎等討平之三年和 讖既成揚芳亭沈惟敬奉璽書使日本初惟敬講和讖也為偽詔中間兩相欺豐太閤見璽書中有封爾為日本國王之語大怒曰吾自霸有日本若欲稱王號何為借湯丸乎乃擲璽書于地再命行長清正等發兵二十萬攻陷朝鮮二十五年帝遣劉綎等于朝鮮援之交戰歲餘不利會豐太閤卒行長清正等奉遺命班師自朝鮮兵興七年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無勝算至是禍始息○二十七年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反命

化龍總督川湖貴州軍務討之

初應龍數從征調恃功驕蹇

知川兵脆弱間出劉州縣詔逮繫匪不出四川巡撫王繼光發兵討之覆於白石應龍上書自明請執罪人獻金贖罪遂論輸四萬金蠲其父子可棟於重慶追贖可棟悉死應龍益恨遂糾

嚴天積儲

嚴下草切檢也

諸苗補遣中官嚴天下積儲初以諸皇子婚詔

取太倉銀二千四百萬兩戶部告匱乃命中官

嚴嚴各省積儲由是外帑日耗○二十八年六

月李化龍至播州集三省兵分八路進賊退守

關險官兵無一敢犯將軍劉綎直入婁山關是

賊前門萬峰插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拔藤

魚貫而入屯白石未幾我軍四集營火燭天應

龍徬徨大泣同愛妾縊死而生獲其子朝棟及

妻田氏并餘黨數百人梟首傳示九邊以其地

二十八年

拔攀也

兩畿盜起

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川貴補十月兩畿盜起頻年災旱又苦礦稅民起為盜浙人趙一平與其黨孟化鯨等招集亡命於徐州自稱宋後署為官期明年二月諸方並起事覺伏誅鳳陽巡撫李三才再疏陳礦稅之害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温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崇聚財賄而使小民無朝夕之安又言近日章奏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衆畔土崩小民皆為敵國陛下即黃金盈箱明珠填

二十九年

屋誰為守之不報○二十九年十月册立長子

常洛為皇太子補同日封子常洵福王常浩補○

三十一年妖書事發補先是後引歷代嫡庶

三十一年妖書事發

此度量也

憂危一茲識鄭貴妃兄國泰疑其書出自給事中戴士衡拿椒知縣樊一平衡二人手言於帝帝怒重譴二人事遂寢至是續憂危一茲識復出其詞假鄭福成為問荅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王當成也大略言帝立東宮出於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詞極詭妄時謂之妖書帝大怒勅有司大索奸人竟無所得帝怒甚中外危疑幸帝主意素定召太子諭曰汝莫恐不干汝事我的慈愛汝是知道汝的孝友我亦知道此必逆惡造捏奸書離

本言其有子日身田老二

三十三
烈婦

間父子兄弟動搖天下也。因出御筆所寫訓諭一冊賜太子。帝淚下。太子亦含淚謝去。補時捕治甚嚴
有下以疑似棄市者。最後得順天生員。噉○三十生光拷訊之。法司遂歸獄。生光磔之。
三年。崑山人歸善。妻陳氏。年十九。以夫死。欲自刎。其母阻之。婦曰。業已許夫矣。時婢以糜進。不食。持置靈前。曰。君食。我亦食。遂號哭。累日不絕。母知其不可奪。慨然聽之。死。婦曰。我女流。死即殯。不可露尸。遂與母相對。縫衣衾。治殮。且市棺。畢。尋浴。更衣。出拜舅姑。舅姑阻之。悲哀不勝。

三十四
四年

是夜婦經於床。喉間聲如鋸。母堅塞兩耳。卧。嚙。被流汗。他嫗聞。救之。嫗張目視嫗。曰。徒苦我。我終當死。嫗曰。汝夫臨沒。以汝母亦寡命。汝歸侍母。終身。婦曰。臨沒之言。非夫意也。去年里中某婦。夫死。守志。吾夫謂我曰。年少無子。不如速死。夫固已命我矣。明日伺人去。復縊死。補三十四
四年。棄六堡。初。李成梁徙築遼東。六堡據膏腴。扼要害。生聚日繁。至是以地孤懸。難守。盡徙居民於內地。不從。則以大軍驅迫之。自是遼左藩

標巴曾甫元月史各卷三

明神宗

六十一

水言其有方明也

三十五年 大雨

三十五年 六年

大水

三十七年

籬盡撤○三十五年京師大雨如注旬日不止
 九衢成河深者至丈餘官民溺死無數近世未
 有之變也帝發金十萬賑之補三十六年二月
 脩邊備是時奴兒哈赤併環境諸國其勢日盛
 蒙古喀爾喀諸部悉歸之補薊遼總督蹇達疏陳
 東方隱憂宜早為備乃命守臣嚴飭邊備○南
 京諸郡大水週回千餘里茫然巨浸舟航遍於
 陸地魚鼈遊於人家各院交奏帝憫之命免諸
 郡稅補十二月朶顏寇薊州京師戒嚴○三十

週與周同

幾與幾同

左傳襄公八年云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注言同類參商二星

七年陳繼源初為太勝關大使清苦自守遷温
 州司獄曰窮老矣寧以賂敗盡却例金士大夫
 敲之謂為莫及○時言路互詆許諸臣樹黨相
 攻葉向高上疏斥浮議曰天下治亂不於其形
 於其幾治非豐亨之說也朝政清明庶官輯睦
 即謂之治亂非禍變之說也法紀凌遲人心囂
 競即謂之亂今天下治耶亂耶門戶漸立釁隙
 彌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終而水火矣始而旁
 觀繼而佐鬪終而操戈矣株連蔓引暮跖朝夷

票已曾補元月各卷三

明神宗

六十一

名一出則一沒無相見之理故謂不相遇曰參商見古詩一曰盜跖夷伯夷

一胎產兩男兩女三十七年

可勝道哉。臣謂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見譽為君子無益也。天下後世曰君子則真君子矣。見詆為小人無傷也。天下後世曰小人則真小人矣。○福州有婦一胎產兩男兩女。青州有牛生兩頭四目兩口之異。○三十七年甘肅地震。墻堡俱傾。斃死軍民千餘。時南京山東西旱蝗。江浙福諸省大水。○鄞人祁玉妻楊氏夫死守志。玉生好食鯉。忌日祭無魚。楊氏悲慟無已。適一漁父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剖魚得原金於魚腹中。人以為哀感云。○時閣臣多缺。葉向高屢疏乞補之。台山可謂忠于謀國矣不則獨任擅權誰肯乞補哉。○三十八年葉向高疏請東宮講學。時輟講。○三十九年陝西有牛產犢人頭人面。○主事陳原道卒。妻計氏哀慟不食。次日視夫殮畢遂哭死。柩傍檢討王象節卒。妻畢氏自縊。並旌表之。卓哉兩烈婦皆以身殉夫亦我朝節義所培也。○補時曹署多空。建議除補聚訟籍。願憲成方講學東林。其黨亦臧否之。議者益譁。臺諫亦有齊楚浙三黨之名。附之者多。並以

三十八年三十九年

標記曾補元月史各卷三

四十年

抄言地補元明史略卷三

六十三

厭鎮也。讓也。

五雜組云。福藩莊田。四萬頃。而每畝徵租。三分則十。二萬矣。

攻東林排異已為事。○四十三年三月。福王常洵之國。初羣臣屢疏請王就藩。不允。至是有訐奏內侍姜麗山等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子欲擁立福王者。帝震怒。葉向高請速令福王之國。以息羣喙。帝不得已。始令就藩河南。賜賚甚厚。福王臨行。自請減莊田。帝允之。○太后嘗病篤。帝日夜侍藥餌。復禱天以身代。尋愈。至是太后崩。帝哀甚。是時帝足疾。每祭拜。令內使扶掖。成禮。歲時湖望。必謁必哀。

太后性嚴明萬曆初政太后保護

格止也。

否塞也。

之力居多。姜應麟以疏請建儲。被謫。太后因帝入侍。問故。帝奏對失旨。太后怒。帝惶恐伏地。儲位由是定。○補八月。葉向高罷。向高以宿望居相位。每事執爭。帝心重之。而其言多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嘗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蓋有數端。而災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

標記增補元明史略卷三

明神宗

六十三

四十三年 三案 之一 竊覘也 闕丑禁切 慕忽也 犯俗言罪人也

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在廟堂之上帝不能
能用向高累疏求去帝輒優旨慰留向高復言
陛下欲用臣則當行臣言不然臣留何益帝不
省至是乞休疏四十餘上詞極哀始允其去○
四十二年五月四日慕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槌
拑仆守門內侍呼集執之太子親奏下部鞠犯
名張差宿有癩疾語言顛倒無倫次遂以瘋癩
具獄時帝待東宮薄中外疑鄭貴妃與其弟國
秦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驚駭刑部主事王

宋吉審字

之案重加許問詞連內監劉成麗保皆鄭貴妃
近侍也於是庭臣交章請鞠治成保等窮究主
使給事中何士晉直攻國秦且侵貴妃帝心動
諭貴妃善為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無他
太子以事連貴妃大懼請帝速具獄毋株連越
數日帝幸慈寧宮設低坐於聖母靈次太子侍
御坐右三皇孫雁立階下令內侍急宣百官進
見帝曰昨有瘋癩張差突入東宮此是異事於
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間說乃欲離間我父子耶

班位也

掠考也

又問太子曰汝有何話太子云似此瘋癲之人
 決了便罷不必株連因語羣臣曰我父子何等
 親愛外庭添許多議論爾輩為不忠之臣使我
 為不孝之子殊為可恨帝復以東宮語大聲宣
 示百官時御史劉光復激切揚言曰陛下極慈
 愛太子極仁孝因班稍後聲高帝聞之不甚悉
 誤以為有所爭大怒命中涓拏下中涓承帝旨
 梃杖交加遂下光復獄於是磔差於市掠死成
 保內庭罷王之案官補何士晉於外其餘不得

戰國策云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其喙必死蚌曰今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雨即有死鷸鷸相舍漁

波及無辜事遂寢既而釋光復于獄○奴兒哈赤寇遼陽陷南關時奴兒哈赤與蒙古煖兒爭婚御史王雅量曰奴煖相構我國得收漁人之利請助兵煖兔以為外援未幾奴兒哈赤罷構北關獲全○四十四年正月奴兒哈赤即位於滿洲號後金指中國為南朝奴兒哈赤已削平諸部威振東北衆貝勒大臣奉表勸進上尊號曰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建元天命年五十八○會試第一沈國和第六趙鳴陽放榜後以弊發

者得而弁
擒之

貝勒官名
么者一也

斷么絕六
言散子齒

名
穀梁傳云

一穀不外
曰穀

除名吳人爲之謠曰丙辰會錄斷么絕六趙最

有才名士林嗟之○山東地裂有龍鬪○四十

五年五月有鼠萬餘啣尾渡江而南食苗害等

於蝗○廣寧婦生一猴二角補六月大旱時災

歉遍天下有司請賑率寢不報盜賊四起補四

十六年四月奴兒哈赤率兵南侵陷撫順城守

將王命印死之李永芳降之廣寧總兵張承蔭

遼陽副將顏廷相海州參將蒲世芳等率師來

援分軍爲三據險尋師潰承蔭等皆戰死將士

死者萬人諸堡皆陷京師大震○初楊鎬經略

遼事爲言者劾罷至是以遼警廷議謂鎬熟諳

邊事起兵部尚書往經略又起廢將劉綎李如

柏等領兵出鎮總督汪可受疏云虜疊入疲我

征調未便請練土兵以守爲戰帝從之補七月

奴兒哈赤率兵入雅鶻關而圍清河城陷之守

將維儲賢張旆戰死清河在四山之中東距寬

奠南距駿陽北距瀋陽清河旣失全遼震動○

四十七年三月四方援遼兵大集帝恐師老財

四十
五年
鼠萬
餘啣
尾渡
江

四十
六年

四十
七年

本言...

...

明史方從哲傳云葉向高去國之後從哲獨相十年無所匡救論者謂明之亡神宗實基之而從哲其罪首也

璉上疏乞援帝降勅慰之補帝病脾累月不起召皇太子及輔臣等諭畢遂崩時七月二十一日也皇太子即位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三終

182

19

